

天下 烈劍

黃易

劍幻系列

下

远方出版社

黃易

◎ 劍幻系列

天下
烈劍

(下)

第十四章 真相大白

他与她坐在了洞口，望着夕阳，龙海突然有些感慨，夕阳虽好，但毕竟要下山了！

这不是正象征人生？以及与人之间的结合吗？美丽的事物都是短暂的，很快，就消失了。

邹蓉下落不明。

陶媛媛变了！

——他与她们两人，均有过最美丽的一刻，但那像快要殁入山下的夕阳一般，是多么短暂。

他又想到了“恨心娘娘”。

——自然地，再过一些时候，这欢愉的时光，也会被夕阳带进了黑暗。

他怕黑暗，因为他在黑暗中的日子太多了。

他在黑暗中，挣扎了无数的日子，然而不幸的，他的灵魂依旧陷在了黑暗中！

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旁边的“恨心娘娘”黛眉一颦，问道：“你……又想到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你又想些不如意的事？”

龙海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你不要想了，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？龙海，我真的没有这样欢乐过……”

她哭了。

——她为过去的哀伤而哭泣。

龙海怆然道：“我也是的！”

她突然间，投在了龙海的怀里。

——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投在母亲的怀中一般，因为她须要温暖。

龙海黯然地搂着她。

他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“不，龙海，我在高兴呀！龙海，你知道我多么高兴碰到你？你给了我欢乐，真的，从前，我从不知欢乐是什么……”

她抬起了头，粉腮、泪眼、神情感人极了！

梨花带雨，婉然动人！

龙海心跳动了！

他忍不住想吻她，但，突然之间，他的心似被水洒了一盆冷冰，他心冷而又悚然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因为，他不能再占有她。

——她已经有了神妙的理想的“丈夫”，龙海不能再夺取她的贞操，对他这没有好处，也可能发展成悲剧！

他不能再造下一个悲剧。

龙海想到这里，他强制自己的感情，他推开了她，道：“心心，我又要犯了第一个条件了。”

“恨心娘娘”望着他，龙海故意笑道：“我不能碰你，你已碰我两次了……”

她破啼笑了！

龙海也涩然地笑着。

她一敛笑容，道：“龙海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……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假如我要找的人是你，那多好？”

“啊！”

龙海啊的一声叫了起来。

——因为她竟想到了这奇怪的问题，自然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而龙海也不喜欢如此。

他不希望在“恨”字下，过一辈子生活。

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假如这样，你说多好？”

好？

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！

但龙海并没有说出来，同样的，他有了一个决定，他必须感化她，使她不再有“恨”的存在。

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可不是？”

“但……唉……”唉字下没有下文了。

他不知如何去回答她。

※ ※ ※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

第九天，龙海完全好了。

他不但好了，而且功力大增，他衷心地感谢“恨心娘娘”的救命之恩，假如不是她，龙海可能早死了。

龙海暗道：“我非要将那个暗中下手的人找出来碎尸万段不可……”

在另一方面，龙海对于“恨心娘娘”，有了新的认识，她的武功内力，的确相当高，致于高到什么程度，他就无法下断语了。

他们走出了山洞。

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现在去哪里？”

“随你！”

“怎么能随我，武林江湖我一无所知，是先办你的事，还是先办我的？”

龙海皱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这样好不好？先办我第一件事，到‘雷峰寺’去，那里藏有一柄剑……”

“随你！”

“然后，我们去找龙啸天，也找你的丈夫，以及向我下手的仇人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”

“另外有一件事，我要求你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碰到任何事，没有我允许，你不准插手，甚至我在跟别人动手也是如此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自尊心很强。”

“听你的，行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于是，他们向雷峰山而来。

※ ※ ※

龙海曾到过“雷峰寺”，自然他希望崔念平所放的那柄三节剑，还不致被人得去，否则，事情更糟。

因为那剑如被人得去，再加上自己的剑鞘，对方便能练就了剑上绝学。

但龙海完全多此一举了。

试想如果那向他下手之人还没有得到三节剑，又怎么会向他下手？这道理十分明显。

而龙海却存下了一丝渺茫的希望。

雷峰寺——

荒林、绝谷呈现一座十分破陋的古刹。

破瓦、断梁，衬出了这古刹年代已久的景象。

龙海望了望陋门上的一块横匾，依稀可以看见“雷峰寺”三个字。

龙海向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里了。”

“恨心娘娘”点了一下头，龙海当先向门内走了进去，抬头一望，但见蛛丝网布满各处，砖铺的地上，已长了一些青草，堂中案上，除了几座金衣凋落的佛像之外，便是一座香炉。

案上，尘埃寸厚。

龙海放目一瞧案上，根本没有三节剑的影子。

他怔了一会儿。

然后，他又在各处找了一阵子，一无所见，龙海不由喃喃道：“被人得去了……这如何是好？”

——自然，那剑是被人得去了，否则，对方怎么向他猝然下手。

然而，龙海这柄三节剑鞘，除了那死去的驼背老人以及白绍清、邱少星之外，根本没有人知道。

是谁盗走了？

——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。

龙海走出了古刹，站在门口的“恨心娘娘”问道：“怎么？找不到？”

龙海点了点头。

“那柄剑这么重要？”

龙海又点了点头。

“这怎么办？”

龙海凝重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不过，慢慢找，反正急也急不来。”

“恨心娘娘”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现在去哪里？”

龙海被问得怔了一怔，此去便是雷峰岭“青龙门”，他是否去找龙淑君呢？

他想算了！

龙淑君已在练那“青龙老人”留下来的武功，去了，

凭他现在的武功，可能不是敌手，在没有把握之前，他何必自取其辱？

对，找了他父亲，替“恨心娘娘”找到了“丈夫”之后，再去找“烈火神君”留下的“断天烈火剑”。

心念打妥，他道：“去找龙啸天！”

“好。”

两人双双出了古刹之门。

倏然——

龙海噫了一声，把脚步停了下来，但见距大门五丈之处的一颗松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站立了一个儒衣书生。

“恨心娘娘”也怔了一怔。

儒衣书生年约四旬，手握一柄摺扇，风度慑人，龙海对于此人乍现在“雷峰寺”之前，怎不吃了一惊。

“恨心娘娘”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这当儿——

那儒衣书生已转身而去。

龙海本想喝住他，但回心一想，叫住了他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算了。

“恨心娘娘”道：“为什么不问问他是谁？”

“在江湖上，这一种人多如过江之鲫，走吧！”

话落，当先弹身奔去。

出了雷峰山，不久，来到了一个小镇，突然，龙海

瞥见几个行踪奇异之人，一闪而逝。

所谓行踪奇异，是指那些人张目四顾，似在人群之中找寻什么。

从他们的眼神看来，武功均是一流高手。

龙海心念一动，道：“心心，天快黑了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过夜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”

龙海领着“恨心娘娘”向一间“雷峰客栈”走去。

这客栈很大，除了旅馆之外，兼营食堂。

伙计打着笑脸，迎着他们道：“二位是住店的吧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二位请！”

走入了客栈，伙计含笑问道：“二位是否需要饭？吩咐下来，小的给你送过去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房间定了，我们再过来。”

“好好，跟我来。”

伙计领着龙海向后院行来。

“爷儿，这一间行吗？”

龙海看了一下，但见这房子，是面朝着各院子的房间，也就是说从窗户看过去，可以看到各房间的人出入。

龙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另外还要一间。”

伙计一愕，道：“二位不是……哦……哦……是是，再一间，隔壁还有一间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※ ※ ※

房子定妥了，两人又到了食堂。

席间，人不少，约有三分之二。

龙海上楼的第一眼，突然，他看见了一个人，心头不由为之一凉！

这人竟是他见过了几次要找林枫的白发老人！

他只瞥了一下自己怔了一下，又在独斟独饮。

截止目前，龙海还不知道这白发老人是谁，上次在“花台”下，他曾警告自己，不可加入“魔花会”。

龙海目光再一扫，又是一愕。

但见那个儒衣书生，赫然也在座。

龙海皱了皱眉头，可能今夜有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……伙计的声音把他惊醒！

“二位请！”

龙海在一张距儒衣书生与那白发老人不远之处的桌子坐了下来。

这时——

“恨心娘娘”突然皱了一下眉头，妙目一扫，道：“我去一下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恨心娘娘”脸上微微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我……女人的事嘛！”

龙海亦不由一怔，才明白过来，道：“在后面。”

“恨心娘娘”点了点头，移步向后面的角落——“厕

所”行去。

白发老人注视着“恨心娘娘”去后，突然向他的桌面走来。

到了桌前，白发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认得我吧！”

龙海笑了笑，道：“哪有不认识，想不到会在这里又与你相见了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以为这一辈子见不到你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到了‘魔花会’吗？”

龙海脸上一红，白发老人道：“好在那位会长不要你，否则，要见你，岂不是难上加难？”

讽刺得龙海脸红了！

他镇定了一下情绪，反问道：“林枫找到了没有，大概找到了吧？”

这一下换为白发老人脸红了！

半晌，他才道：“还没有，真邪，江湖上明明有这个人却突然失踪不见，怪！真怪……而且，江湖上，根本没有那个张一铭，你在胡说吧？”

他笑了笑，白发老人道：“不过，就会知道的。”

龙海一怔，哦了一声！

白发老人突然问道：“那女娃儿是谁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她……不是人！”

龙海脱口道：“什么？不是人？难道她是鬼？”

“不，错了！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说她非寻常之人，她英华内敛，返元入虚，一身武功，绝非普通之人可比！”

龙海心头一寒。

现在他更证明了这白发老人所言不虚，“恨心娘娘”从外表看来，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有武功之人，但她的武功，却高得出奇。

白发老人又追问一句，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一点也没有胡说，的的确确，我不知道她是谁。”

白发老人怔了一怔！

这当儿——

“恨心娘娘”已走了回来，白发老人忙道：“等会儿再谈！”话落，忙回到了原来的桌子上去。

“恨心娘娘”回到了龙海面前坐了下来，问道：“你跟他谈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？”

龙海话犹未落，一阵楼梯响，龙海转身望去，心头又是一震，但见那个白衣少年，竟然在此出现。

龙海怔了！

白衣少年亦不由为之一愕。

那位坐在一侧的儒衣书生脸色微微变了一下！

白衣少年突哈哈一笑，向龙海走了过来，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龙兄，想不到我们竟会在此相遇，龙兄不是到了‘魔花会’吗？”

龙海站了起来，强颜笑道：“上次擂台的事，兄弟十分抱歉，你不会见怪吧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？”他笑了一下，道，“龙兄不在‘魔花会’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白衣少年一望“恨心娘娘”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心心姑娘。”

白衣少年向“恨心娘娘”施身一礼，道：“心心姑娘，阮克坚有礼了！”

“恨心娘娘”跟龙海有同一感觉，就是她不喜欢这白衣少年的作风，冷冷地道：“不必多礼了。”

龙海道：“兄台何事到此？”

“找人！”

“同喝一杯如何？”

“不了，我走了，龙兄慢用！”

话落，转身而去！

白衣少年来得奇怪，去得也突然，龙海不由大感奇怪，他总不会没有原因的呀。

但他为什么要突然而走了呢？这的确令龙海不解的。

就在白衣少年要下楼之际，倏然——

“砰！”

一声巨响，但见白衣少年跟一人撞了一个满怀，身子踉跄退了五六步。

他怒骂道：“找死吗！”

他待举掌劈去，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：“你小子他妈的，你要撞死我老头子吗？”

龙海放目一瞧，愣了。

——来者竟是那位“三不知”的于老头，也是白绍清的师父。

白衣少年一怔！

于老头一望白衣少年，怒道：“是你这小子？”

“对了，你这老杂毛找死吗？”

于老头骂道：“小子，上一次要你做我干儿子……”

“放你妈的狗臭屁……”

“叭！”的一声，白衣少年退了一大步，左脸上红肿了一大片，但他骇住了，因为“三不知”还好好在当场。

于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打疼了你吧？抱歉，上次在开封，你说要打我耳光，现在……嘻嘻……不好意思。”

白衣少年怒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于老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想要拜我做干爹？”

“放……”屁字不敢再出口了。

“小子，滚吧，以后走路当心些！”

白衣少年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大喝一声，向于老头扑了过去，一掌扫出。

试想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白衣少年这个脸哪丢得起？

他存心拼命，扫出了一掌，这一掌击出之势，亦是奇快无比。

龙海见状，亦不由暗吃一惊。

这于老头是何许人？不要说白衣少年抵不过，就是十个白衣少年恐也不是敌手。

于老头会故意撞白衣少年，事情便能想像得到的，这白衣少年不是善良之辈，否则，于老头不会故意整他。

龙海想到这里，亦不由为自己打了一个冷战，上次在开封，他一怒将老人提了起来，他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

倏然——

一声冷喝之声传来，紧接着一声闷哼，但见白衣少年口血狂飞，整个人被于老头提了起来。

龙海大吃一惊！

于老头冷冷地道：“小子，怎么样？”

白衣少年冷冷地道：“你小子以为我不敢吗？”

“你下手呀！”

于老头手突举了起来，龙海见状，喝道：“老前辈住手！”

于老头的目光一扫龙海，先是一怔，顿时叫道：“是你小子？好小子，上次我几乎死在你手里，若不是‘桃花剑客’白老弟求情，我这一命早完了……”他脸上一变，又道，“在‘花台’上又被你骗下台，小子，我正要

找你算账呢？”

龙海恭身一礼，道：“请恕晚辈无知之罪。”

于老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原谅你……”

“那么，老前辈放了他吧！”

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龙海淡淡笑道：“请老前辈放了他。”

“要我放了他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小子你……不后悔？”

龙海被他这一句话说得脸色为之一寒，冷冷地道：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么，请你高抬贵手。”

于老头皱了皱眉宇，道：“既然你小子说情，我就放了他。”

话落，他放下了白衣少年，冷冷喝道：“滚吧，小心下次犯在我手里。”

白衣少年看了龙海一眼，转身而去。

龙海道：“老前辈，同喝一杯如何？”

于老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不了，已有人请我客了！”

话落，他向那位白发老人的席间走了过去，这一来，又不由令龙海一愕，难道他们两个人竟然相识？

龙海心念未落，“恨心娘娘”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人家叫他‘三不知’，其实，他懂的事最